



图：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已经参加了二十场圣诞游行，成为了游行队伍里的亮点

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多场圣诞游行

(明慧记者亦清新西兰报道)
自十一月份以来,新西兰就洋溢着浓郁的圣诞节气氛。这是一年中最重要、最盛大的节日。新西兰人对圣诞节的重视程度,不亚于中国人对传统新年的重视,大街小巷、屋前屋后、大小商店早已开始张灯结彩。

圣诞游行更是各个城市、每个区域的重头戏。从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日,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奥克兰十七个地区、哈密尔顿市、基督城、首都威灵顿的二十场圣诞游行,成为了游行队伍里的亮点。

当法轮功学员精心装扮的以“真善忍好”为主题的花车,喜庆的腰鼓队及整齐划一的天国乐团经

过时,人们有的鼓掌,有的挥手,有的拍照,有的合十,有的大声欢呼“法轮大法”,有的跟着节奏舞蹈,还有的打着拍子,和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“Jingle Bells”大声唱。

游行结束后,一些人主动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,为什么中共要迫害如此美好的团体,还有人表示要联系当地学员学炼法轮功。不少观众争相和天国乐团的队员拍照留念,对法轮功团体赞叹不已。

Shawnm 女士对长笛情有独钟,她说:“我很喜欢天国乐团,让我想送我的孩子去学一门乐器,还有,你们的服装很新颖独特(unique)。”她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,“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回中国参加圣诞游行。”

Divya Govinda Das 先生来自哈

密尔顿当地的一个印度寺庙,他称赞到,天国乐团和花车很显眼很漂亮,中国人演奏西方乐器真有特色。”

Emilia 女士说,游行一结束我就来找你们拍照了,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组游行队伍,(天国乐团的演奏)让我很欣赏!很高兴看见中国人在新西兰展示他们的文化。当她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时说到,这太让人伤心了,真让人无法想象,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被认可?分别时,她说,你们很棒!继续加油!

Lotu Fuli 女士是奥克兰 Papatoetoe 区当地议会的成员,他们也是游行的赞助者和组织者之一。她感谢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及天国乐团为他们带来了多元的、不同的文化。

无胃患者的生命奇迹

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农村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,一郭姓男子实施了胃部全切除手术,在生命危急关头,他有幸修炼法轮功,再获新生,并领悟人生真谛,人也变得精神清爽了,每天胖一斤,邻里乡亲啧啧称奇,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。

郭亭,四十岁出头,人生正值壮年,是家里的顶梁柱,自从今年上半年开始,日渐消瘦精神萎靡,脸色暗淡,

去医院检查,结果出来给全家人

当头一棒,在当地农村得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。他只好去青岛医院做了胃部全切除手术。

修炼法轮功的姐姐到医院来看望他,告诉他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,法轮大法是正法,真信大法有福报。

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一直在念着“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”。真是奇迹,越念疼痛越来越轻,越来越轻,很快他就出院了。

他通过学法明白了许多,从此获得了新生,面色红润了起来,人也变得精神清爽了。

由于胃部全切除,虽然吃饭没有从前多,但是却一天胖一斤,体重很快回复到正常标准。按医院要求患者要定期住院进行化疗,需回山大医院例行复查,检查结果各项指标均属正常,不用进行化疗可以立即出院,医生都感到非常吃惊,表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,感觉真的不可思议。◇



遭多年冤狱折磨 山东残疾军人控告江泽民

山东省龙口市下丁家镇残废军人王文强，因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做一个好人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被警察绑架、非法拘禁、毒打、酷刑折磨，被逼流离失所，后被诬判十一年重刑，曾在山东省监狱遭迫害。

二零一五年六月，王文强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。以下是摘录部分他在刑事控告书中陈述的被迫害情况。

镇政府私设公堂迫害善良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，我再次进京上访，回来后单位院长当众大骂我，并打我耳光，镇书记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让你活不出来！”镇政府私设公堂，直接把我们拘禁在政府四楼“铁笼”里（铁窗、铁门，大小便在屋里），共勒索我两千多元。

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七日晚，镇政工书记带人把我绑架到镇政府，关进铁笼，不让上厕所，屋里放一只马桶，直到正月初四，家人找人疏通才被放回，并勒索六千元作抵押。

二零零零年春的两会期间，我在诊所上班被镇政府莫名其妙地绑架到前乔村秘密迫害，这次镇政府多人直接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。他们动用警棍、电棍等，我被两个政府工作人员长时间毒打，两根电棍同时电击，胶皮棒毒打全身，几次打倒在地，身上到处是伤，瘀血，后被独自拘禁在一间小屋里没有灯也没有床，一床薄棉被裹在身上在水泥地上睡了三十四天，每顿饭一块玉米饼，每天按十元收费，上午上冻时让我们刨土修路，下午化冻时叫我们到屋里听他们训斥。

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又被非法拘禁在下丁家镇敬老院，下丁家镇长曹承绪一天晚上喝酒后找了几个我不认识的政府人员，对我殴打，体罚，让我蹲马步，他们几个站一圈，就象电视里地痞打人的做法一样，把我轮流打倒在地，凶残到了极点。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我被绑架七次，多次遭毒打、勒索钱财、精神折磨。

在看守所被迫害七个月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深夜，我在招远被警察绑架，我连夜被绑架到招远公安局，铐在暖气管子上，折腾了一宿，第二天，我被戴上手铐、铁镣带到一间密室，坐在铁椅子上，两手腕分别锁在椅子两把上，两脚被锁在两只椅子腿上，腰部被一条铁链捆住，整个身体捆得死死的，开始对我刑讯逼供、酷刑折磨，当天下午来了两个烟台芝罘区的“610”人员，一个陶处，一个姓于，指挥整个提审过程，招远“610”办案组人员用高压电电击我耳朵、面部、脖子等敏感部位，几次给我灌下摧残大脑神经的不明药物，使大脑记忆严重受损，至今没有完全恢复。

他们一连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，面部被打得全是黑紫色，双腿不能行走，意识不清，昏迷过去。当我醒来时已经在招远看守所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两个犯人来照顾我。我的住处也被非法侵入，非法搜查，将我的私人物品：手提电脑、打印机、刻录机、塑封机抢劫一空，身上一千九百多元的现金也被盗走。

几天后把我绑架到招远玲珑“610”洗脑班，同样是坐铁椅子迫害，对我进行精神折磨，用颠倒黑白正邪不分的胡言乱语逼我说假话，几天后又把我绑架到烟台芝罘区“610”洗脑班（位于幸福法庭），在那里他们又酷刑折磨，不让我睡觉，逼我认罪，写“坦检”，轮番轰炸，全是些污蔑大法的鬼话。二十天后我被送回招远看守所。

在招远看守所，我受到非人的虐待，生活上，每天早上一个玉米窝头，一块咸菜，中午、晚上一个小馒头，一勺没有任何油水的菜，天天强迫劳动，捻豆、扎花、缝布娃娃，他们为了多提奖金，基本上天天逼迫干到午夜十二点以后。

一天晚上因我炼功，被杨姓副所长看到，绑在铁椅子上狠狠的踢了一顿，拘禁一宿后送回了监室。

我在招远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七个多月，家人多次去会见都不让见面，违法不通知家人上诉，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法院非法开庭，诬判我十一年徒刑。二零零四年六月，我又被绑架到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。

在山东省监狱里遭迫害

在省监狱，在教导员李伟，队长陈岩的授意下，迫害学员的手段不断翻新，互相之间不能说话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护，经常遭到突然清号搜身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，关禁闭、严管、隔离等很多都是隐藏起来的迫害，真是牢中牢、狱中狱。

二零零五年五月我被“严管”二十天，在这些天里，我被逼每天坐在一个很矮的小凳子上，按规定姿势坐好，不准动，背监规，每天两杯水，每顿饭一个馒头，晚上逼洗冷水澡，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，有几次早上三点后才让躺一会儿。犯人赵红勇说：这是他的天下，他说怎样就得怎样，有一次我刮胡子，没和他说，刚刮了一半，被他把刮胡刀抢去，硬是解除严管后才刮的另一半。

二零零五年迫害升级，监狱搞扩建，扒旧楼盖新楼，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送来的非常多，因没达到所谓的转化要求，我被分到五监区，有几十个包夹监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，他们为了讨好警察，为了减刑，经常给我们制造事端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遭到迫害。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允许说话，还要写思想汇报，我曾被两次严管，共计三周时间。

二零一零年我出狱回家，下丁家镇政府来车接我，医院也来人了，当地派出所又非法取我指纹、笔迹、照相，暗中监视我。我要求到单位上班，单位院长说我早就被院方开除了，所有在单位的拖欠工资、福利待遇都没有了，我只好到南山打工。◇

